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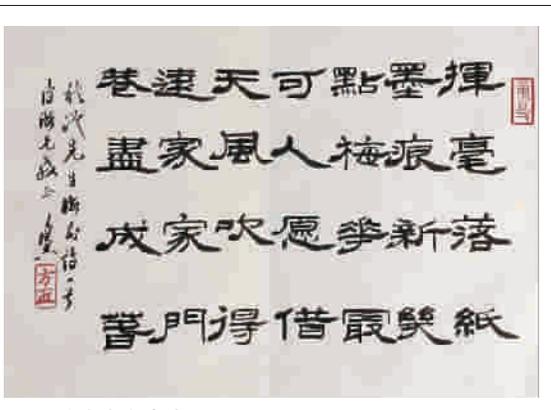
小孩的片时欢愉,常会变成大人的多日苦恼。十几年前,抱着五岁的儿子逛菜场,只听一声欢呼,顺着儿子指尖看去,一个农妇在卖小鸡。宽而扁的筐箩里,鸡仔个个嫩黄如小绒球,痒痒地攥成一团,细细地叫成一片,何止小孩,就连大人都打心底里喜欢,忍不住去摸几下。我拗不过儿子,也顺着我的性子,买了一只回家。鸡雏破壳,会本能地跟随第一眼所见的活动物体,果不其然,人一走动,小鸡即刻跟上,跟不上时,便扇动两只短翅助跑,偶不小心滑一大跤,样子滑稽,惹人莞尔。小鸡长速惊人,只消几个星期,黄绒褪去,白羽出现,更在两肋抽出数根硬毛,洋鸡面目初显,即是上海人叫做“白腊克”的鸡种。

长随人共之

胡晓军

养鸡是必须的,但要在云外而不是城中,对我而言,几无可能。边擦边想,不惟小鸡,大凡鸟类俱是如此,我想此事绝非造物主的疏漏,而是自有天机——也许是作为赋予鸟类某种特长的代价,比如飞行。至于鸡翅退化,则是人类驯养的后果、应负的责任;也许是作为给予土壤养育植物的福利,特令鸟类在饱食之时即予回报。退一步讲,物竞天择,有所能必有所不能,进化的同时便是退化,这一点即使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亦不可免,比如尽管控制不了自己的排泄,随吃随拉,擦洗必须随时随地。有个地方令我神往,那就是桃花源中,鸡犬相闻,有客来诗,设酒杀鸡作食。有个诗句令我心驰:“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借闻鸡啼,遥颂隐逸。看来要当高人,

种。明了这层,便转苦恼为欢愉。布兰克也颇有毅力,在草窝里强忍不拉,有时竟达十个钟头。对鸡而言,实属不易,原来爱洁之心,鸡也有之。布兰克越长越大,头冠赤红,目光闪亮,通身雪白,昂首颈子可及人腰,顾盼自雄。脚爪大而有力,在地板上蹬得嗒嗒作响,翅膀硬而宽阔,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上房揭瓦,好几次不满主人施食,纵身直上餐台,弄得碗倒盘翻。更要命的是开始报晓,初啼稍有怯意,很快正中腔调,声震四方。全家无人属鸡,没有早起床的生肖暗示,对布兰克此举大为反感。最要命的是鸡鸣扰了芳邻,惹来居委会上门,严令我们杀鸡灭口。那天早晨我照例唤来布兰克,喂它吃饱喝足,以右掌托了去菜场,不,刑场。其实缚鸡之力,书生可以不必,因为只要与鸡熟了,根本不消去缚。鸡杀了,肉却大半年没人吃,直到夏季,冰箱除霜,终于由我一个炖来吃了。边吃边想,既然灵已远离了肉,精神已脱离了物质,那么后者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被充分利用。不仅鸡是如此,人也应该如此。当然我不会供应自己的肉,但可能会捐献自己的某个器官……此事尚早,到时候再说罢。



方传鑫先生遗作

起布兰克每照镜子,都是颈毛竖立,眼珠瞪圆,摆开决斗的架势,除了雌雄性情不同,中国鸡怕是比外国鸡更聪明些,懂得运用而不是对抗的道理。老舍曾嫌弃母鸡的聒噪,特别是永不反抗公鸡,爱欺负其他母鸡和最忠厚的鸭子的坏毛病。但当母鸡孵出小鸡,老舍态度大变,改称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苦,从此不敢再讨厌它们了。小花独自一鸡,既没有展示这些毛病的机会,也没有表现那些美德的机会。来了近一年,产蛋两百余,小花仍未能负哺育后代之责,未能享儿女绕膝之乐。我当然盼它当上母亲,但生怕买了公鸡,又扰了芳邻,届时被迫杀鸡取卵,殃及小花的花性。

回家翻开旧笔记本,内夹鸡毛一根。十几年了,布兰克的毛色早已由白转黄。鸡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人与鸡有缘分,既要感谢祖先对鸡的驯化,也要感念鸡的被驯化,尽可能地善待它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养鸡户为催熟生鸡、提升产量,不但压缩鸡的活动空间,更是通宵亮灯扰乱鸡的生物钟,更恶劣的是在饲料中掺入激素。鸡可以被杀,但不可以这么被养;鸡可以被吃,但不可以那么被吃。相比之下,布兰克、小花及其蛋的运气算是好的,作为鸡肉和蛋的享用者,我的运气也算是好的。人离不开鸡,鸡离不开人,大家共此一个世界,所以可否这么说,人对鸡的态度和行为,就等于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丁酉鸡年到

2017年1月27日上午,在龙华殡仪馆云归厅方传鑫先生的追悼会上,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领导在念着中国书法家协会、西泠印社等单位发来的唁电,在谈到他是中国书协第二届理事,为中国书法的碑帖出版事业和篆刻艺术作出贡献时,我想起了他去世时的情景……23日那天中午12点左右,我赶到了方传鑫先生的病床前,他正戴着呼吸机费力地喘着气,双目紧闭。当我呼喊着他的时候,他用尽全力把胳膊微微往上抬了抬,似乎在和我打招呼。手那时还是很热,心跳在100跳左右。呼吸机在“嘟嘟嘟”响着,我立马通知了杨勇健让他快快赶来。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忽然发现心跳变成了“38、37、36……”直线往下掉,我说对不对,这时一片哭喊声响起,我看着他的心跳慢慢成了一条直线。没想到我竟然会是他这辈子在世上见的最后一个除家人以外的人了。后来方师母也说:“这就是你和方先生的缘分啊,没办法的。”方先生和我都是宁波人,而且脾性相投,耿直而不买账,所以不会讨人喜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吃好中午饭一般会沿着延安西路、镇宁路、华山路、江苏路兜一圈。那段时间我正为《书法》杂志写卷首语,他讲给我听了很多海上书坛的掌故和一些好玩的事情,有不少我还糅合进了文章中,他成了我第一个读者,当时有的人看了很不爽,他鼓励我说不要去管他,搞批评总有人会对人入座的。在他的支持下这些卷首语后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是《书法清口》。在和方老师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次的蓬莱公园的展览中,他的那副大对联让《光明日报》刊登了,这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他也成为了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国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之一!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和来楚生先生学习书法,所以,他对碑帖版本十分精熟,当时我们编辑室在卢辅圣先生要求下,编辑出版《中国碑帖经典》百种。在这个过程中刘小晴、方传鑫、庄新欣等老编辑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套字帖后来还给胡锦涛访问美国作为国礼送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方先生除了精于隶书、行草、篆刻等创作外,对于砚台的收藏也是别具心得,收藏有国内外罕见的砚台精品,上海电视台曾经为其制作了专题片。而我的那方袁宏道(中郎)砚的无意中获得也与其对我的教诲有关。他还有一绝就是能在印章的四周用真草隶篆各体镌刻诗词歌赋等,十分精美。国内外不少人出资收藏!方先生是情商、智商都极高的人,平时话不多,一旦投缘则滔滔不绝矣。对茶道也甚有心得,一旦新茗上市,则独钟情“猴魁”也!安徽文联副书记吴雪总会寄点来让方先生品尝新茗!

肠断羲之丧乱书

怀念方传鑫先生 胡传海



他生前与著名书法家、画家吴建贤、张森、刘小晴、车鹏飞等相交最为相契,因其他他们都重感情、讲义气之故,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风骨”,像他们这样具有风范的艺术家是海上艺坛的脊梁!方先生的离去对海派书法和出版事业都是一大损失,唯有借用启功先生的句子以吊念先生辞世:肠断羲之丧乱书。

了,为鸡写下一诗——啄泥庭院里,不羨上高枝。小立成丁字,大知当酉时。冠高常自傲,羽彩偶相嬉。顾盼此间好,长随人共之。



想起当年喊火烛

郭树清

每到夜晚入睡前,就会听到小区里传来一阵阵“门要关好”,“窗要关牢”,“煤气要关紧”的告示声,便让我想起当年在家乡崇明岛乡间的“喊火烛”。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崇明岛上农家还未通上电,到了晚上,老百姓点灯照明靠煤油灯,取暖用烘缸。那时,每当春节来临之际,村上一、两位年长的热心人,他们自发地,不计任何报酬地担当起“喊火烛”的义务,从吃腊八粥的晚上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每晚到了人们入睡前后的夜深人静时,他们便不顾寒冷,顶风冒雪,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手敲竹筒,边走边喊:“火烛小心,夜夜当心”笃、笃、笃、笃、笃、笃!“热灰勿要倒勒冷灰里”、“灯盏勿要挂勒芦苇上”、“烘缸勿要放勒被窝里”……这清脆、宏亮的敲竹筒声和叫喊声划破宁静的夜空,传遍乡村的四面八方。那时候,“喊火烛”的内容,主要是以防止火灾的发生,因为当时岛上人家住房大多是草屋,而且四周堆的又都是稻草之类的柴禾,诸如“煤油灯”、“热灰”、“烘缸”等都是易燃物品,再加上冬天气候干燥,尤其是到了过年期间,家家户户都忙着蒸糕等置办年货,容易引发火灾。除此之外,“喊火烛”的人,还会因地制宜地自编一些其他内容,如他们听到有小孩哭声的人家,便会喊些“小孩勿要耷勒奶头荡”之类的内容,以提醒大人看护好小孩。即使是如此这般的提醒和提防,但火灾在岛上却时有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时常看到火灾的场景,几里外草房火光冲天,这是草屋失火了,每当这时,路上的行人总是驻足焦急地遥望,真是胆战心惊。

春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欢乐的休闲时光,但对于全年无休的上海博物馆来说,日均达到8000人次以上的客流接待量无疑却将面临新一轮的接待考验。为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开放接待工作,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与往年无数个春节一样,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工作岗位,用亲切的问候、耐心的引导、细致的解答,将温馨、细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带给每一位来馆参观的观众。如果你问我:“春节不休假有没有遗憾”,我认为:“我们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陪着一起过大年,既忙碌又温馨!”

“您好,请依次排队入场安检”、“您好,这里是上海博物馆,请讲”、“您好,这是您需要的中文导览图”、“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是馆藏特色”……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口中每天都会重复上千次,面对客流高峰时超负荷的工作量,我没有丝毫怨言,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二字。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不少感人的小故事。新年伊始,在穿梭的客流中,有一位老人神色慌张,举止异常。我见状后立即上前询问,此时老人除了能说出大致住所外,对于其他身份信息均记不起来了。我将老人慢慢搀扶至休息室,在交谈期间同事们纷纷准备了茶水、点心,不断安抚老人缓解其紧张情绪。随后,虽询问未果,但通过仔细观察却在老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内发现写有其住处、姓名及电话号码的纸条,通过拨打电话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家属赶至后,反映老人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经常犯病,每次外出都不记得

方去疾刻“鸡”生肖印

方 箴



鸡印构图简约而形态稳重,鸡首微昂,鸡足立定,寥寥数刀,就刻画出金鸡回首振翅之雄姿,形容生动,气象万千。此印面略呈方形,虽小如枣栗,但趣味盎然。其造型富于变化对应:鸡头回首,身姿转动,与翘起之尾羽恰成首尾相顾;鸡翼两侧展开,左右呼应,观之又前后有致;鸡身线条舒展灵动,转折回旋处不着一丝痕迹,不见一点滞碍,扬起的羽翼、立定的双足与印边框的残破相契相合,和谐呼应,真乃慧心巧思,艺臻此境,无与伦比。

神猴辞岁,金凤迎春。适逢丁酉鸡年,兹选父亲方去疾先生辛酉年(1981)所刻鸡年生肖印一枚与大家一起迎新祈福。父亲工书善刻,无论文字印还是图案印都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取法汉印,承古出新。这枚鸡首微昂,鸡足立定,寥寥数刀,就刻画出金鸡回首振翅之雄姿,形容生动,气象万千。此印面略呈方形,虽小如枣栗,但趣味盎然。其造型富于变化对应:鸡头回首,身姿转动,与翘起之尾羽恰成首尾相顾;鸡翼两侧展开,左右呼应,观之又前后有致;鸡身线条舒展灵动,转折回旋处不着一丝痕迹,不见一点滞碍,扬起的羽翼、立定的双足与印边框的残破相契相合,和谐呼应,真乃慧心巧思,艺臻此境,无与伦比。

回家的路,发现老人走失后家属已四处寻找,所幸接到我们打来的电话,得知老人平安无事激动万分。临行前,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对于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表示万分感谢!记得去年的春节过后,我又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位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再次来到上海博物馆开放部,随着这位游客的来访,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年初一下午3点左右。此时,北门入口处一位老年观众正迈着颤颤悠悠的步伐走进博物馆,由于老人行动及其缓慢,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出。发现情况后我和另一位同事及时上前询问,得知老人是一位

博物馆里的“风景线”

陈 佳

书画爱好者,由于年岁已大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所以平时极少出门,此次想趁大年初一路人少、观众不多的情况下特意前来参观。但由于腿脚不便,一路走来异常费力,路上竟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到达。知悉情况后,为方便老人参观,我请另一位岗位休息的同事特意推着轮椅一路陪同老人随行,直至参观结束,最后还将老人安全送至车站后才离开。为此,老人感动不已,对于我们细心且主动的帮助表示了深深的谢意。他说道:“在你们的帮助之下,让我的观展之路变得非常温馨,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件事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记。”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在这个温暖人心的初春时节,我们用“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的实际行

动诠释了服务的真谛,用亲情化、人性化的服务理念传播着温暖和感动,使服务中一次又一次呈现出和谐温馨的动人画面,赢得了游客的高度好评!有人说:“坚守岗位的人最美”,这是赞叹,也是鞭策,更是最真实的工作写照。因为热爱,让我坚守追求;因为担当,让我不惧艰辛;因为梦想,让我勇往直前,不断开创服务的真谛。在一线服务岗位中,无论面对的是误解、责难,还是感谢、赞扬,我都将“以诚相待、微笑相对”,透过每一次真诚的微笑、每一个用心的服务向往来游客传递着美好的祝愿与问候,忙碌的身影已然成为新春中上海博物馆服务窗口中另一道美丽而又独特的风景线!养老院里陪伴老人是最有爱心的人。

十日谈

春节不休息